

御選
古文淵鑑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八

宋

余靖

正瑞論

姚璘論

劉敞

前秀州崇德縣尉左惟溫可漣水軍錄事參軍太常少卿張鑄可光祿卿致仕
無爲軍錄事參軍馬易簡可太子中舍致仕

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涇原路經略使王素可諫議大夫

前邠州觀察推官李育可著作佐郎前趙州軍事推官許林宗可大理寺丞

西京左藏庫使忠州刺史高陽關路駐泊兵馬鈐轄時明可文思使

宰相富弼奏試國子四門助教王淵宰相韓琦奏鄉貢進士李常並可試將作監主簿

定武軍節度推官衛觀可大理寺丞常州團練推官沈披可衛尉寺丞

翰林學士給事中知制誥歐陽脩可禮部侍郎端明殿學士吏部侍郎宋祁可尚書左丞禮部郎中
知制誥范鎮可吏部郎中刑部郎中知制誥王疇可右司郎中三司度支判官太常博士集賢校
理宋敏求可祠部員外郎並依舊職任

禮部侍郎叅知政事曾公亮可加正奉大夫進封開國公食邑五百戶賜推忠佐理功臣
將作監林洙可司農卿

權郴州軍事判官楊永可右贊善大夫致仕前岳州平江縣張正已可大理寺丞致仕

都官員外郎邢夢臣可待御史殿中丞沈起可監察御史裏行

屯田員外郎胡揆除都官員外郎 度支郎中李碩可三司戶部判官

陝西路都轉運使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傅求可右諫議大夫河北都轉運使工部郎中天章閣待

制周沆可兵部郎中依舊

司門員外郎張鞏可開封府推官

論邪正

爲兄後議

奔喪議

士相見義

公食大夫義

致仕義

君臨臣喪辨

與吳九論武學書

劉放

七門廟記

與王介甫書

呂誨

論選部

奏乞致仕表

宇文之邵

應詔上疏

沈括

上歐陽叅政書

孫覺

諫行青苗法疏

鄭俠

論新法進流民圖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八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余靖字安道鄱州曲江人舉進士歷官至工部尚書

正瑞論

筆開爽可以正書之妄

與曰後世紀載瑞失實非作史本意極正大然上古不祥瑞乃聖人有而居獨見或德若書出鳴鳥之聞用以示靈視固未嘗不也

夫上古明王言為天下法動為後世則猶恐怠惰故立左右史以規之是則史之設所以謹言行於一人正褒貶於千古不獨紀歲月辨赴告而已矣三皇墳五帝典記言之史也楚檮杌齊春秋記事之史也訓詁誓命之詞得失存亡之跡發簡可見未聞祥瑞之言焉迨於兩漢則有赤芝白鳳醴泉甘露卿雲寶鼎之應豈古史淵畧而後史該備乎蓋有司失為史之本意也竊謂國之興也在乎德不在乎瑞國之亡也在乎亂不在乎妖故堯以敦九族和萬邦而興舜以舉十六相去四凶則又興禹以平水上興湯以行仁政典周人以積行累德興夫是者雖無祥瑞可不謂聖且治乎癸以奢侈亡辛以暴虐亡厲王以聚斂亡幽王以女色亡夫是者雖無妖怪可不謂昏且亂乎桑穀生朝高宗復商熒惑守心景公安宋此則明君在上妖不為害矣國獲麒麟哀公出奔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二十年漢鳴鳳鳳平帝失國平帝時羌豪貝莽功德言鳳凰來儀此則闇主在下瑞不為美矣仲尼筆削春秋書日食地震山隕星隕螽生鵠飛之變者非廣乎異聞也蓋欲人君責躬脩德見災思懼而臻於治也特於篇末因麟之無應以明述作之意耳其他瑞則無聞焉鶴舞晉庭師曠為晉平公奏清商有玄鶴二八舞於庭龍見渭水昭公十九年鄭大水龍不由德至斥而弗

敘若是之比求名而亡則聖人微旨可見矣子長孟堅椎輪怪謀昭明文選序椎輪為大略之始其啓國也
以斬蛇大澤為受命之符而英雄之畧棄矣其定制也此蓋謂神怪之事昉於史漢也以龍見成紀為易服之威漢文帝十五年龍見成紀文公名公
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申明上德草改歷服色事而古人之象象矣及乎蔚宗患其失實則云某郡上言某瑞以示微意與其疑
而列之曷若正而削之之愈乎今之郡縣時報祥瑞以為紀事之端愚謂非良直之法也必若德施於民
政易其俗賞不僭刑不濫則四靈為畜日遊於君之宮沼郊敷矣又何用索異傳怪惑天下之耳目哉苟
薦紳者默而不言則示之後嗣得無懼乎

姚璿論

姚璿思獻之孫永徽中明經擢第則天長壽二年累遷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自
永徽以後左右史雖得對仗承旨伏下後謀議皆不預聞璿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宜
委宰相一人專知撰錄號為時政紀每
月封送史館宰相撰錄政紀自璿始

論史官職守能中
事理不徒資掌故
備蒐考也

古者天子之立史官也不獨紀歲月遠近辨朝會同異而已矣蓋以王者居億兆之上喜如陽春怒如雷
霆予奪生殺無不從也故立史以謹其言動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以示後嗣欲其畏後世之名
而不敢過舉者也竊見兩漢而下有唐制度最為詳備而史官廢置未臻大中致試論之唐之脩史其術
有二武德故事小省之官起居郎隸門下省起居舍人隸中書省號兩小省官更直近陞執筆對仗隨而撰錄書之方冊謂之起居
注姚璿建議秉鈞之臣訐謾便殿嘉猷善經退必編次送之史館謂之時政紀於是周官六史之職不復
甄敘矣累朝著作之局不復刊脩矣璿議既行而起居之官立於外朝仗退之後跡便疎遠雖延英數刻
之對聖人有泣辜解網之言應機成務之謀不可得而聞也若非宰臣撰述則軍國政要何由知之緣是
而言有不可者三焉古者帝王不得見當代之史何則史之為書不隱惡不虛美謂之實錄史而可見則
其臣不敢以實書書而不實為已誣矣實而不諱為已獲矣不得見史者以此也宰臣監脩是使自司其
過者也其不可者一也昔者成王尚幼與庶叔戲剪桐葉而與之曰以是封汝明日太史上與地圖請封

臣廷敬曰左右史上
應柱下一星故曰或
臣者當國之象德代
之眉目也雖唐立史
之意指出正不可假
侃與璿等後嗣

唐叔自是成王終身無戲言。夫是則史官常在左右也。今史臣隨使出入。則是用史臣於頃刻之間耳。戲言過行。尚奚史之畏哉。其不可者二也。古者大臣不掌注記。故董狐得以直筆於晉。南史氏得以執簡於齊。設有史官外朝既罷。則目不見帝王之容耳。不聞帝王之言。近臣奏對。孰執邪。孰執正。孰諛。孰諛。咸莫之辨也。用他人之注記。為己之筆削。夫是則史官失職。莫甚於此。不可者三也。語曰。使廉士守藏。不如扁鵲之固也。使義士分財。不如投鈞之平也。何則。有情之與無情也。夫以廣淵之謀。居翊亮之位。緝熙庶績。裁成萬機。而復代史臣撰述。固亦勞矣。向使房杜姚宋。擊轂軌而自序。策略人猶疑之。脫不幸而有元載盧杞。當其任。則安所取信哉。太宗文皇帝正觀中所論政體。皆可冠冕古今。粉澤王度。著在方冊。昭昭然者。史臣得侍於內朝故也。姚璠雖知注記之詳。未知先王立史之意。一失其源。而莫之敢議惜哉。

劉敞

字原父。臨江新喻人。舉進士。累官至集賢院學士。判開封府。御史臺學問。博九長於春秋。弟錡。子奉世。皆知名。世號三劉。

前秀州崇德縣尉左惟溫可漣水軍錄事參軍

天下無事。人得養老。長幼脩孝悌之行。甚善而猾惡民起為盜賊。奪攘以侵擾之。郡縣所患者也。汝以邑尉捕擊如律。尚書條上。閭閻遷爾。亂亂祇服明命。益思自奮。

太常少卿張鎬可光祿卿致仕

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具官張鎬。履尚夷粹。足以檢俗。精力強敏。足以濟物。而能顧禮畏義。願上印綬。朕聞勞以官職之煩。今聽其請。夫佚老之士。雖不輸力於朝。其矯厲風節。不亦過絕。保祿持寵。不知止者乎。俾列九卿。以榮其歸。祇若休命。思底終譽。

無為軍錄事參軍馬易簡可太子中舍致仕

控搏祿利者。至於遷籍損年。飾貌匿衰。以緩退休之期。爾齒未老。任無缺行。能決於去庸。非廉乎。自下郡

茂獎武勲中却寓
有平定安輯之意
措語特妙

簡貴不靡

語有鋒棱

辭旨溫厚

掾升東官屬歸安鄉間足爲榮觀矣

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涇原路經略使王素可諫議大夫

朕臨御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乂安元元蒙福而往者戎狄窺間緣隙時入爲暴患皆在守圉之臣文不能附衆武不足威敵使食暴之民震驚朕師具官王素假節剖符居邊三年內鎮撫百姓外教戰士令行禁止惠於鰥寡爰及疆外羈縻之虜咸懷服集不失朝貢中國以安朝廷益尊此蕃衛之勲也按宋史初開待制涇南郡轉運按察使改知渭州降軍州俄還其故還龍圖閣直學士原州蔣偕議築大蟲堡敵伺間要挾我青曰不可遣素曰偕敗總管行總管敗素即行矣偕卒城而還史不言素爲涇原經略使似詩不云乎大邦維翰大雅板其議遷秩升於諫列以慰吏士出車東山之思東山周公東征三年而勞歸士

前邠州觀察推官李育可著作佐郎前趙州軍事推官許林宗可大理寺丞

古之禮珪璋特達而璧琮有藉寶非不同也所從用之異豈唯寶哉士亦宜然育用文學進有以自見林宗廉吏材選稱於知己夫蓬丘圖書之府廷尉法理之本往爲之屬各踐爾位思所以報母隨而守

西京左藏庫使忠州刺史高陽關路駐泊兵馬鈐轄時明可文思使

執干戈典兵馬之臣當以戰多勇功受賞於朝而但累歲月計資考以此取高位壯士之恥也然今天下乂安士無所試其能故偏裨將帥例以恩進遷爾使列以觀來效爾亦毋謂易而得之因易而守之蓋亦竭節顧義思所以報國者乎

宰相富弼奏試國子四門助教王淵宰相韓琦奏鄉貢進士李常並可試將作監主簿

襲者朕親祀清廟推恩延賞而大臣得薦其門下之士置之仕籍今丞相以常等聞夫與我陶冶萬物長育人材者非丞相歟何惜一命以慰士大夫之望其慎所履毋辱已知

勵具備

作一時勸懲千
奏辭亦無溢美

臣執學曰顧嚴不溫
一語而廢委曲斯有
商意盡足為訓辭之
式

特崇重言極和

定武軍節度推官衛觀可大理寺丞常州團練推官沈披可衛尉寺丞

昔周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唯其材能不問所從來而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是以號稱得人今州郡從事皆吏部言授然其試之臨政而不苟察之行已而有立亦皆一時之選已故吾亦且命以九卿之屬使漸而升於朝觀與披也既歷試於外又亟稱於知已得人之聲庶必能勉焉

翰林學士給事中知制誥歐陽脩可禮部侍郎端明殿學士吏部侍郎宋祁可尚書左丞禮部郎

中知制誥范鎮可吏部郎中刑部郎中知制誥王疇可右司郎中三司度支判官太常博士集

賢校理宋敏求可祠部員外郎並依舊職任嘉祐五年六月脩等上新唐書先是帝以劉昫所

事十七年而成凡二百二十五卷事增於前文省於舊脩撰紀志表兩撰傳

故事書首止署一人名脩以兩先進且撰述功多遂分列焉七月推賞降勅

古之為國者法後王為其近於已制度文物可觀故也周有天下且三百年明君賢臣相與經營扶持之

其盛德顯功美政善謀固已多矣而史官非其人記述失序使興壞成敗之迹晦而不章朕甚恨之故擇

廷臣筆削舊書勒成一家具官歐陽脩宋祁創立統紀歲成大體具官范鎮王疇宋敏求網羅遺逸厥協

異同凡十有七年大典乃立閱富精覈度越諸子矣皆校讐有功朕將據古鑒今以立時治為朕得法其

勞不可忘也皆遷秩一等布其書天下使學者咸觀焉

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曾公亮可加正奉大夫進封開國公食邑五百戶賜推忠佐理功臣嘉祐四年冬十

月大給于太廟推恩先是嘉祐元年十二月以曾公亮為禮部侍郎參知政事

朕承七廟之光繼三聖之緒惟慎祀時享未足副盛德委事有司未足盡誠孝故稽曠典歷吉日親率公

卿躬執豆籩昭見祖宗並受祉福若乃哀時之對團圓般之篇哀申錫無疆見通頭天寓之內莫不受慶

而况一二耄老肅雍顯相者乎肅雍顯相見具官曾公亮德器渾厚智謀閑遠子欲觀於雅頌參元鳥清

氣體古茂

義厚詞溫

簡切無枝辭

得經遠之道

廟之詩。頌頌元鳥祀高宗也。國頌清廟祀文王之樂歌。以追孝於前人。汝明。子欲謹於王事。極四海九州之美。以備物於大饗。汝圖。子欲時和年豐。以薦厥嘉生。登黍稷之馨。汝翼。子欲制禮協樂。以對越太室。交神人之雍。汝助。夫賞國之典。不可廢也。進階中朝。頒爵上公。衍食加田。勸忠甲令。使百執事粲然。皆知輔德致治之報焉。不其偉歟。

將作監林洙可司農卿

自周以來。稷為大官。今吾非廢稷不務也。而官益輕。豈居其職者未能勉乎。具官林洙。資稟通裕。臨履脩潔。擢正卿位。尚宜其事。昔乃先正。實領大農之任。以迪文考。今年穀未克。邊人望哺。爾其勤身敏行。無忝名實。於以勸穡飭民。庶有賴焉。濟爾世美。不其多乎。

權郴州軍事判官楊承可右贊善大夫致仕前岳州平江縣張正己可大理寺丞致仕

年至還政。典也。而貪祿者或不能止。能止者皆好禮者也。至于以廉白嘉者。有不待年去矣。今承也。禮而正己也。廉。忽而不錄。何以慰其子弟之心。或升籍朝聞。或承事卿寺。歸榮鄉閭。以樂暮齒。

都官員外郎邢夢臣可侍御史殿中丞沈起可監察御史裏行

御史執憲轂下。紀綱國體。非雅亮勁正之士。不足參論議。廣聰明。拯與景初。吾所信也。宋史沈起傳云。起知開門。遷御史中丞。

丞包拯舉為監察御史時。呂景初為殿中侍御史。使之慎簡厥僚。必皆其人。而拯也。以起聞。景初也。以夢臣可。稽之閭閻。察之望

譽。人咸曰允哉。予甚嘉之。夫鑑以明。故可正容。繩以直。故可形枉。毋勤小補。而遺大體。毋忽近務。而廢當守。事君盡禮。其可以報知己乎。

屯田員外郎胡葵除都官員外郎

朝廷鎮撫四夷。以綏中國。貴於息民。而不務佳兵。故常申勅邊吏。毋邀奇功。五嶺已南。蠻夷雜居。其俗剽

之意而盡揚然愛

作褒辭勉勵意
言外

史之義民亦一
為新創

悍尤為易動。而程州一都會也。前通判軍州事尚書屯田員外郎胡揆承用詔旨。悉心疆事。終揆之任。帖然無虞。亦可謂善吏。能宣明威信者矣。夫守邊之患。常在見小利而不達大體。以侵迫驅奪之為故。至大亂貽憂吾民。則若揆者。不可以不賞也。稍增其秩。以示褒寵。

度支郎中李頌可三司戶部判官

財賦大計。一出於民。取之寡。則用不足。然而民逸。取之多。則用有餘。然而民困。此三司之難也。術不能通。輕重。智不能調。盈虛。則吾不以為人僚。具官李頌。嘗以名字典郡。風采奉使。敏以為政。精於檢下。所到而治。有迹可紀。使之參計。耗登贊舉。策庶可以不傷財。不害民乎。往即會府。毋乏乃事。

陝西路都轉運使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周沆可兵部郎中依舊

陝西土也。被山帶河。百二之險。而有毘夷之虞。關吾北土也。平原廣牧。四戰之地。而有嚴狹之警。贍足兵食。綱領郡縣。將命宣指。甚難其人。具官沆。求明智敏。察表以文雅。具官周沆。深中篤厚。居以名檢。並委節傳。分按州郡。宋史傳求以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皆有迹職之勤。美俗之風。夫較考陟明。其來尚矣。或正諫省之列。或遷夏卿之屬。所以將善勸能。爾其欽哉。

司門員外郎張鞏可開封府推官

京師者。舉大之辭名之者也。風俗雜。而獄市繁。治稱浩穰。吾令襄為尹。蔡襄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急吏緩民。甚有文理。其僚虛席。思得敏才。以左右之。具官張鞏。嘗使行河。決川滌源。泉工胥作。輓漕以通。其精力幹用。效在已試。俾贊輦轂之政。尚克有立。夫都邑翼翼。四方是則。無習苟且。違道干譽。則予一人汝嘉。

論邪正 至和二年。宰相陳執中。以開門不肅。虐殺女奴三人。為臺諫所糾。二月。執中。林學士。呂泰復。言其過惡十餘事。改侍讀。出知開州。時學士蔡襄亦以母老乞郡。出知開州。六月。翰林學士。

語本質實意復忠

臣廷敬曰肅清無並
斯理臨然極論退
消長情形燦如指掌
令人有明鏡止水之
思

引據博辨極詳以
此稽求典禮不為
無助

士國陽脩又言執中不學無術請傲復戾當知魏州而知制誥賈黯
翰林韓絳相繼出知制誥及河陽鄭畋以為邪正進退所係遂上疏

臣伏以馭臣之道在分別邪正正臣當親而近之邪臣當疎而遠之至于天下之人亦皆以此窺朝廷若
正臣聚於朝則奸雄屏息治平可望若邪臣聚於朝則僥倖競進傾敗可待二者不可不深察也臣伏觀
朝廷太平積久賢能衆多然其間邪正亦雜有之或愛君憂國非公正不發憤或朋黨比周背公樹私亦
有循默自守不能為善又不敢為惡陛下臨御三十餘年矣以上聖之姿監羣下所為固無遁形固無隱
情然有可戒謹者在此而已凡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何以言之正臣者唯義所在言
則逆君之耳是所以難進也言或不用不欲自顯因事而去是所以易退也邪臣者唯利所在言則逢君
之欲是所以易進也行雖惡不顧禮義名雖醜不知愧恥患失之耳是所以難退也此兩臣者願陛下參
伍觀之毋使當親者疎當疎者親則朝廷尊榮而社稷安矣近者翰林侍讀學士呂溱樞密直學士蔡襄
繼出典郡今又聞御史中丞孫抃翰林學士歐陽脩知制誥賈黯翰林韓絳並乞補外此其等人皆有直
質無流心議論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也誠不宜許之使四方有以窺朝廷而姦佞倖之雄因而競起
此則分別邪正之一端也臣以孤拙忝官侍從日夜思維無以少裨聰明恐陛下忽於正臣之易退而忘
左右前後直道之容也不勝其愚謹獻所聞唯賜采擇之

為兄後議

禮天子之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所謂昭者父道也所謂穆者子道也天
子諸侯未必皆身有子故或取於兄弟之子以為嗣親同則取其賢者賢同則取其長者長同則卜其吉
者非兄弟之子則弗取故不以諸兄為嗣兄亦尊也不以諸弟為嗣弟已之倫也此古者七廟五廟之序
所以昭穆不相越迭毀不相害也至乎後世國家多事或傳之諸兄或傳之諸弟蓋有不得已焉則禮散

巨英曰立論則然不
為游移兩端之說可
備參考

久矣。然既已受國家天下，則所傳者雖非子，亦猶子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亦猶父之道也。以天下國家為重矣。春秋僖公實閔公之兄，閔公遭弑，僖不書即位，明臣子一體也。公孫嬰齊卒，春秋謂之仲嬰齊。嬰齊，齊襄仲次子。公孫歸父弟。宣公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東門氏者，襄仲居東門，故以稱之。以謂為人後者為之子，當下從子例，不得復顧兄弟之親，稱公孫也。春秋之義，有常有變。夫取後者不得取兄弟，此常也。既已不可及取兄弟矣，則正其禮使從子例，此變也。故僖公以兄繼弟，春秋謂之子。嬰齊以弟繼兄，春秋亦謂之子。所謂常用於常，變用於變者也。既正其子名，則僖公不得不以閔公為昭，歸父不得不以嬰齊為穆。既正其昭穆，則迭毀之次，不得不以一代之正，有不得已者。春秋正其為臣子一體而已。故實公孫嬰齊，而謂之仲嬰齊。若春秋本不聽其為後者，則當書曰公孫嬰齊卒。學者問之曰：此仲嬰齊，易為謂之公孫嬰齊，不與為兄後也。乃可矣。夫春秋家猶重之。況國乎？國爾猶重之。況天下乎？故凡繼其君，雖兄弟必使子之繼其大宗。雖兄弟必使子之，如繼其君，繼其大宗而不使子，是教不子而輕其所託也。此文公所以受逆祀之貶也。謂齊僖公然春秋固為衰世法，非太平正禮也。太平之世，未嘗有也。漢時定迭毀之禮，丞相立成，少丞相衡，引昭宣兩帝並為昭，獨以孫為昭，而不知禮無兩昭。使昭帝之天下無所傳，宣帝之天下無所受，失禮意矣。又惠帝文帝皆高祖子，惠帝親受之高祖，文帝則受之惠帝，雖皆兄弟，此與閔公僖公何異哉？存當以臣子敘之，死當以昭穆正之。而漢世議者推文帝使上繼高祖，而惠帝親受高祖天下者，反不與昭穆之正。至於光武當繼平帝，又自以世次為元帝之子，上繼元帝，而為元帝後，皆悖經違禮，而不可傳者也。自漢氏以來，其議尤衆。皆曰兄弟不相為後，不當以昭穆格之。妄也。若不以昭穆格之，則天下受之順乎？凡人君以兄弟為後者，必非有子者也。引而為嗣，臣子一體矣。而當嗣者，反以兄弟之故，不繼所受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

者。竟莫有嗣之者也。不可一矣。生則以臣子事之。死則以兄弟治之。忘生悼死。不可二矣。已實受之後君。不受之先君。今當自繼先君者。不唯棄後君命已之命。又當廢先君命兄之命。不可三矣。天下國家則歸之已。而父子之禮。則恥不爲。不可四矣。徐邈曰。若兄弟昭穆者。設兄弟六人爲君。至其後世。當祀不及祖。此又妄之甚者。禮有所極。義有所繼。爲之後者爲之子。所以正授受。重祖統也。兄弟六人。相代爲君。亦大代祀祖。嗣矣。假令非兄弟相代。其祖亦當遷矣。不得故存也。卽如此言。使有兄弟六人爲君。各自稱昭。是有十三廟也。又其最後一君。當先繼先君。而五君終爲無後也。豈其所以傳重授國之意乎。禮爲人後者。降其私親。設兄弟六君。故當各自爲嗣。義不可曲。顧其親。可謂祀不及祖。嗣哉。凡言禮者。惡其諂時君之意。荀曰。益廣宗廟。大孝之本。而不詳受授之道。春秋之意。使當傳國者。不忍以國與其宗。曰。非吾子也。當受國者。又不肯以臣子之禮事其君。曰。非吾父也。至令宗廟猥衆。昭穆積而鬼有不嗣者。推生祠死。獨可悼哉。獨可悼哉。

奔喪議

臣竊見舊制。官自三司副使以上。及班行使臣。遭父母喪者。例皆有百日公除。孝子雖有思慕之心。猶逼於王命。不得遂行。此誠傷教害禮。無取於今。臣伏以三年之喪。通於天下。以義制恩。古人有之。自謂身在軍旅。躬被金革者。不敢以私事辭王事爾。本非承平之時。游談侍從之臣。所當行也。又非班行冗下之職。所當預也。習俗既久。寢以成風。其賢者則以不卽人心爲悲。其不肖者遂以當喪墨縗爲榮。以之錫類。是爲傷恩。以之教民。是爲忘孝。今天下往往有聞哀不舉。廢哀圖仕。源自此始。不可不慮。傳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人亦不可奪親。見禮記竊謂唯在軍中者。可權從變禮。其舊制三司副使以上。及班行使臣。百日公除。不合禮意。宜聽行三年之服。以崇孝悌之風。臣又聞古者大夫去國三年。然後收其田里。明有恩也。今

以國人之道相折衷豈徒以古見矣

山丘溝曰古者見必有禮方其相見也則以介通之通之而主辭以當就賓家見之不敬屈尊解之至三而後其見聞其有贊又辭之至三而取受古之人不相接一見之頃且委曲詳悉如一臂之微而且且力辭固拒如當世之士大夫與者豈復有狎放蕩之失交通路之私哉

丁憂臣僚即日絕其俸祿亦為太確豈有行禮之人反不及被放之臣臣往見丁憂者家貧無食乞丐餬口其皇皇傷孝子之心非所以化民成俗也臣以謂文官兩制武官自諸司使以上與給全俸其餘京朝官班行使臣與給半俸以明朝廷篤於禮而厚於教也乞下近臣商量可否

士相見義

吳澄曰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則有冠義昏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戴禮故故採古經作此二篇儀禮經傳集解載其文謂之補亡

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燕聘皆然蓋儀禮有士相見禮公食大夫禮而無其義

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摯摯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天子之摯鬯諸侯玉禮經云凡摯天子鬯諸侯圭注用之以禮卿羔大夫鴈士雉也者言德之遠聞也玉也者言一度不易也羔也者言柔而有禮也鴈也天神也卿羔大夫鴈士雉也者言德之遠聞也玉也者言一度不易也羔也者言柔而有禮也鴈也者言進退之時也雉也者言死其節也疏云雉必用死者義取耿介為君致死也故天子以遠德為志諸侯以一度為志卿以有禮為志大夫以進退為志士以死節為志明乎志之義而天下治矣故執斯摯也者執斯志者也君之摯以事神臣之摯以養人惟君受養也非其君則辭摯不敢當養也古者非其君不往非其師不學非其人友非其大夫不見士相見之禮必依於介紹以言其不苟合者也儀禮士相見之禮摯冬用雉夏用羔子以命命其見必依於摯以言其以道親也待而合唯小人而不恥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辱也不可親也可狎也可遠也可疎也賓至門主人三辭見賓稱摯主人三辭摯所以致尊嚴也大夫以禮相接士以禮相諭庶人以禮相同然而爭奪興於末者未之有也人苟為悅而相若者未必爭苟為簡而相親者未必怨是故士相見之禮者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過於辱也所以使人審其交而無過於禍也唯仕於君者召而往未仕而見於君者冠而奠摯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君雖召不往也是故雖有南面之貴千乘之富士之所以結者禮義而已矣利不足稱焉刑罰行於國所誅者好利之人也未有好利而其俗不亂者也無介而相見君子以為誚故諸侯大國九介次國七介小國五介

與實之文知其深

於禮
臣士奇曰推不苟合者始不苟離事君交友始無二義

臣杜誦曰意在補儀禮闕義行文機直總斷絕類註體裁復純古錯之已

公食大夫義

鄭氏曰王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

公食大夫義

食禮。公養賓。國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象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饗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饗爲愛弗勝其敬。食爲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公使大夫戒。必以其辭恭也。戒猶告也。必得同班敬者。易以相敬。已輕則卑之。已重則是以其貴臨之也。賓三辭聽命。言是禮之貴。弗敢當也。弗敢當。故難進也。公迎賓於大門內。謂廟之大門不出。大門降於國君。非不能至於外也。所以待人君之禮也。臣之意欲尊其君子之意欲尊其父。故迎賓於大門內。所以順其爲尊君之意也。三揖至於階。三讓而升堂。克其意論其誠也。於廟用祭器。甸人陳鼎。宰夫設筵加席几。誠之盡也。君子於所尊敬不敢狎。故神明之。故忠臣嘉賓樂盡其心也。大夫立於東夾南。西面北上。此謂主國卿大夫立位序。東有夾室立於夾室之南。士立於門東。北面西上。以賓在門西。辟賓在此。下。南面西上。小臣奉宰東夾北。西面南上。宰宰夫內官之士在宰東。北面南上。宰之屬也。以樂養賢也。設筵加席几。致安厚之儀也。公設醬。以其爲饌。然後宰夫薦豆菹醢。宰夫薦豆六。韭菹醢醢。以本康。藟。菁。苴。鹿。麇。士設俎。士設俎牛羊豕。豕魚腊。賜。公設大羹。大羹。謂不和。實於釜。然後宰夫設銅啓簋。銅盛和羹。簋設黍稷。言以身親之也。實徧祭先置。置菹於豆。豕魚腊。賜。公設大羹。大羹。謂不和。實於釜。然後宰夫設銅啓簋。銅盛和羹。簋設黍稷。言以身親之也。實徧祭間次及諸品。公設梁。宰夫膳稻。士膳庶羞。爲殷勤也。稻與庶羞俱加設。不與黍稷。賓三飯飯梁以清醬。每飲歡。消以看。插膏食正饌也。此君之厚已也。實必親徹。有報之道也。庭實。乘皮。侑以束帛。束帛。四皮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雖備物。猶欲其加厚焉也。公拜送。公送於大門。內賁不顧。豆加菜菹。蠃醢。俎加鮮魚。其餘衰是。見德之殺也。君子之言曰。愛人者。使人愛之者也。敬人者。使人敬之者也。親人者。使人親之者也。自取者。使人尊之者也。是故。公養賓。國養賢。其義一也。未有愛之敬之親之尊之。而其位不安者也。未有不愛不敬不親不尊。而能長有國者也。將由乎好德之君。則將怡焉。唯恐其不足於禮。將由乎驕慢之君。則將曰。是食於我而已矣。故禮。君子所不

藏淵博發為閔
固宜佳暢乃爾

修王志堅曰賞
功廢無功不如
獎廉而黜貪太
使之世無功可謀
為功也大矣

臣乾學曰君以禮待
其臣士大夫亦以禮
自處所謂恩之至義
之至也至說到有功
必賞無功必廢尸素
者當汗下矣

足小人所泰也。孔子食於少施氏。將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將飧。主人辭曰：不足飧也。有肴以手循口旁恐氏事見雜記。孔子曰：少施氏食我以禮。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孔子退曰：吾食而飽。少施氏有禮哉。故君子難親也。將親之。舍禮何以哉。

致仕義

自頃有司。屢言士大夫過七十而不致政。請引籍校年而却之。天子弗忍也。以詔戒告之而已。予謂致仕之義。君非使之。臣自行也。宜乎天子弗忍督迫之。而以詔書戒告也。然而天下之老臣。猶自若也。甚矣夫其非天子之意也。故作致仕義。致仕之義。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君非使之也。臣自行也。臣雖行之。君曰：是猶足以佐國家社稷也。留之不可失也。於是乎有几杖之賜。安車之錫。所以致留也。君留之。臣曰：我不可貪於人之榮。不可國於人之朝。不可塞於人之路。再拜稽首反其室。君不彊焉。義也。毋奪其爵。毋奪其祿。毋去其菜邑。終其身而已矣。此古者致仕之義也。此之謂上下有禮。故古者大臣讓小臣。廉庶人。法百姓。不競。由此道也。是以古之為臣者。不四十不祿。不五十不爵。不七十不致事。四十而祿。為不惑也。五十而爵。為知命也。七十而致事。則以養衰老也。不惑。故可與謀大計。知命。故可以受大寵矣。養衰老。故可以全節儉。教百姓矣。故古之仕者。為道也。非為食也。為君也。非為己也。為國也。非為家也。是以時進則進。時止則止也。是以進不貪其位。止不慕其權也。凡致仕之義。君曰：畜犬馬不可盡其力。而況士大夫乎。是雖誠賢也。雖誠智也。吾不可盡其力也。此恩之至也。臣曰：為人臣者。不顧力。雖然。吾力不足矣。不可以當社稷之役。而蒙干戈之任矣。不可以勞夙夜之慮。而荷旦暮之利矣。全而歸焉。亦可已矣。此義之至也。故君以恩御臣。臣以義事君。食以是息。而讓以是作。今之人則不然。仕非為道也。而為食也。非為君也。而為己也。非為國也。而為家也。是以進不知止。而困不知恥也。是以當老者。上雖屢督教之。而猶莫從也。有司雖

經義湛深而出之以
雄辯豈非文人之

臣廷敬曰振振考核
鑒然不刊可補禮弓
之遺

痛詆發之猶莫顧也此無他廉讓之節不素厲而賞罰之政混也然則奈何曰必引籍校年而命之退則
薄於恩而殷於義必毋引籍校年而待其退疾貪位而害民蠹國均之二者莫若察有功者而必賞之無
問其齒焉察無功者而必廢之無問其齒焉彼知賞不出於有功廢不遺於無功也則震而自謀矣震而
自謀則賢不肖去與就決矣如是亦焉用引籍校年而命之退以損吾義哉今夫無功與有功者皆雖然
莫辨也彼所得偷容於其間也故夫偷容之人而欲其畏義由禮以自潔於繩墨之外是難能也聖王之
治也非禮義所誘則毆之以法毆之以法亦不廢其禮義之指故此法之毆也嗚呼爲致仕而卒以法毆
也不已薄乎其亦出於不得已爲之者乎然則又何
憚而不爲哉

君臨臣喪辨

君臨臣喪以桃菊先非禮也禮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菊執戈惡之也 周之末造也事之斯爲臣焉使之
斯爲君焉君臣之義非虛加之也寄社稷焉爾寄宗廟焉爾寄人民焉爾夫若是其孰輕之故君有慶臣
亦慶君有戚臣亦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金縢尊卑異而已矣雖於其臣亦然故臣疾君親問之臣
死君親哭之所以致忠愛也若生也而用死也而棄生也而厚死也而薄生也而愛死也而惡是教之忘
生也是教之背死也禍莫甚於背死而忘生苟爲背死而忘生故不足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施之
於人者不變於存亡然後人之視其亡猶存矣則夫桃菊胡爲乎諸臣之廟哉或曰於記有之宜若禮然
曰否是亦周末之記也昔者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丘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焉也敝蓋不棄爲
埋狗也而丘也貧無蓋也亦予之席焉禮記檀弓篇夫不以賤而棄之爲有勞也夫不以死而欺之爲有生也
勞雖賤不棄也死雖狗不欺也而况於君臣乎吾故曰君臨臣喪以桃菊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雖然必